

情场赌徒

〔英〕杰奇·考琳丝 著

THE WORKER'S PUBLISHING HOUSE





〔英〕杰奇·考琳丝 著

情场赌徒

ISBN 7 - 5008 - 0143 - 2 / I ·

定价：5.60元 (上、下册)

情场赌徒 (上)

(英) 杰奇·考琳丝 著 ●
赵越 李悦 海原 张翼 译 ●

情 场 赌 徒

(上)

[英]杰奇·考琳丝 著
赵越 李悦 海原 张翼 译

工 人 出 版 社

1988年3月

编者的话

打开本书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，是一个被金钱和名利异化了的、令人触目惊心的世界——英国超级歌星爱尔金以其健美潇洒的英姿和热情奔放、富于男性魅力的歌声，风靡了全世界。他率团到北美巡回演出，使歌迷们如醉如狂。但他却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人性，变得傲慢冷酷，粗暴狂妄，嗜赌如命，选美优胜者、红极一时的影星、电视节目主持人、采访他的女记者、巨商豪富的妻女以及为他伴唱的少女等等，都成了他倾泄肉欲的对象。

只有作品的女主人公达拉丝例外。这位“美国小姐”、好莱坞电视明星，虽出身寒微，但却是位正直坚强的女性。第一次婚姻失败后，她离家出走，不幸沦为妓女，作人情妇。与爱尔金一起拍电视片，她曾倾慕爱尔金的魅力和才能，但却厌恶爱尔金的放荡和傲慢。在好莱坞受挫后，她一度万念俱灰，染上了吸毒恶习，失去了理智。爱尔金救护了她，并以尊重、体贴和真诚的爱赢得了她的心，两人真心相爱了。他们在去南美作短期演出时，飞机遭劫持，坠毁在亚马逊热带森林中。他们经历了一场原始的苦难，这些苦难重新洗涤了他们的灵魂。他们乐于关心别人，乐于为他人献身，并与大自然英勇搏斗，终于获得了真正的爱情，开始了新的生活，同时也带着新的精神走回了他们曾经痛苦过的世界。

人性需要回归，需要再造，需要在大自然里、在苦难中净化，这是作者提出的一个发人深省的命题。整部作品情节曲折，引人入胜，使人从感官到内心都受到摇荡，如同一曲西方社会的现代乐曲。

作者杰奇·考琳丝，是英国当代畅销小说女作家。自1968年第一部小说《世界充满已婚男子》问世以来，她已连续发表了《世界充满离婚女子》、《种马》、《罪人》、《幸运》、《机遇》和《影都艳妇》（又名《好莱坞的娘们》）等八部畅销小说。《情场赌徒》是她的新作，自1977年问世以来，已风靡了西方世界。

谨以此书献给

我熟悉的所有情人和赌徒，
并特别献给
奥斯卡

杰奇·考琳丝

卷

一

第一章

爱尔金砰地一声锁上浴室的门。他把淋浴的水调得温烫烫的，然后使劲地搓起肥皂，在下面足足淋了五分钟。他接着又把水调得冰冰凉。他的性器猛然收缩了。这不禁使他感到诧异、真绝。没一次不缩！挺敏感。

他从浴池里爬了出来，在一面落地大镜前细致地研究着自己的裸体。在疗养地呆了一周，真使他受益匪浅。原先那微微隆起的小腹，现在眼睁睁地消下去了，平得象个平锅底。看来，每天四十个俯卧撑决不是白练的。他侧过身，不错，体型优美，肤色黝黑，毛发茂盛，肌肉发达，充满阳刚之气。爱尔金得意洋洋地笑了笑。他凑近镜子，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脸，美中不足：一颗青春蕾凸起在下巴上。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挤掉。

是啊，他仍旧那么帅，帅得毫不含糊。

其实，他现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帅。最近的整容手术做得相当成功，令人拍案。松垂的眼泡皮全被割除，牙齿镶得刷齐。

论相貌，他已无懈可击。他将从容不迫地去进行这次为期不远的全美巡回演出。这可是件大事。他一直带着复杂的

感情盼望着。尽管他矢口否认自己时有信心不足，但这事他两年前就张罗开了。天哪，那么多的城市——每座城市都希望观赏他登峰造极的演出。自己的嗓音条件虽然很好，但是这次全美巡回演出将会是一场消耗战；更有甚者，他还将首当其冲地经受新闻界、评论界的挑剔。他们总会首先跳出来指责他未能曲尽其妙。

他轻手轻脚地打开浴室的门。棕发女郎和金发小姐双双躺在床上，身穿“三点式”，懒洋洋地等着他。他向她俩走去。该玩玩啦，该痛快痛快啦。

一个小时过去。他略显乏意。

“爱尔金！”金发小姐叫唤着。这已是她第十次叫唤他了。“你是最棒的！”她空虚地甜甜一笑，接着又全神灌注地在他身上施起乐来。早晨，他俩初次相见时，她就向他保证，要他尝尝重磅的南方风味。“蜜人儿，我要跟你玩点儿你没玩过的花样。”

这不，他现在还等着哩。

“爱尔金！”棕发女郎咕嘟着，嘴里象是塞满了东西。“你已经太多了！真太多了！”

爱尔金并不在听。在那间装着百叶窗的旅馆房间里，他百无聊赖，一丝不挂地躺着，胳膊枕着脑袋。他半闭着眼睛，承受着两个女人的关注。他心里压根儿就没打算介入或参与她们的工作。有什么必要？随她们去摆弄好了。说到底，自己还是个歌星。能上他的床，进他的门，闯入他的生活，她们已经够运气了。

爱尔金是一位超级歌星，他的歌令人销魂，那浑厚的低音，那性感的旋律，已经使整个世界的女人着疯了。年仅三十有七，他业已达到成功的峰巅。他拥有一切。

金钱。他腰缠万贯，大量海外投资，数不尽的现金美钞，以供购置日常生活的小东西，诸如价值二十万英镑的伦敦宅第，崭新的红色法拉利轿车，外加罗尔斯赛车和奔雷轿车。

爱情。这么说吧，他有一位结合十六载的妻子——一位通情达理的金发女子，名叫埃德纳。她总是百依百顺，从不让爱尔金觉得碍手碍脚，当然这是因为丈夫要她这样做她才做的。要想寻得性生活的更大刺激，那有的是现成、强悍的女人供他挑选——各种体态身段，各种娇颜魅姿，真可谓应有尽有。

“爱尔金，”金发女子一面暗示着，一面变换着姿势，让她那发达的乳峰诱人地悬荡在爱尔金的嘴巴上方。“爱尔金，心肝儿，咱为啥不干呐？”

棕发女郎停下自己手中的事，对金发女子的暗示表示出浓厚的兴趣。

爱尔金哼了一声，睡在两人中间。她们八成是在开玩笑吧。

“呆着，别动。”他将棕发女郎推到原位。

女人从来就不成个问题。要玩，多的是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还没成名，不是一样吗？名成色随，来的尽是上流的；爱尔金让多少女子为之倾倒。多么销魂！

他感觉不到亢奋的激情。问题就在于他本人对那些挤在自己床上的“临时伙伴”，总是不屑一顾。开始，他会想——呀，真美！结束时他又会想——没啥嘛。最近，得有个别具风韵的才行——你看她们一来就是一帮，太多了，让人应接不暇。

此刻是纽约时间四点。七月中旬，天气炎热。虽然，房间里理所当然地装有空调，但凉爽中略带异味。

爱尔金说：“姑娘们，穿吧，我够了。”

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她们大失所望。他连碰还不曾碰她们哩。

金发女子说：“我能让你兴奋起来，只要你把她赶走就行。”说着奚落起棕发女郎。

爱尔金起身下了床，到浴室去。他什么时候给她那种印象：跟她就能兴奋起来？他厉声厉气地说：“快穿，五分钟内都给我滚出去。”

爱尔金又冲了个澡。人不能太认真。这次，待他从浴室里出来，姑娘已经走了。很好。有时，她们常会呆在房间里吵嘴。他拉起窗帘，房间里流溢着阳光。

他想到该给弟弟保尔打个电话，但保尔正和琳达呆在一块，她会不大高兴的。琳达虽然对保尔来说，身材略嫌高大，但还不错。不过，关系很难维持。她要想向保尔的妻子梅拉尼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。梅拉尼现在变得狠起来了。她爱钱，爱敞亮的房屋，爱做爱尔金的弟妹，得到所有的小恩小惠。她当然不会容忍保尔生活中另有女人插足。

爱尔金打了个哈欠。他的妻子是另一类人。埃德纳忠心耿耿，楚楚动人。当年他遇上她时，她才十六岁。他随即把她追到手，干了该干的事，结了婚。说来也是，老丈人很好说话，给爱尔金两千英磅，为他支起一个录音铺子。可是，整天禁闭在小铺里，把爱尔金憋坏了。他真正想干的是唱歌。他在当地小有名气。要是哪家要办喜事，或什么大事，大伙就会说：“让爱尔金来给咱唱几个。”这样他零零星星地在自家挣五磅，那家赚三磅，就是分文不给，他也会唱的。

保尔是当时全家的总管。他刚修完商业会计专业，正在为一个会计师干活。爱尔金劝他别干，来和他一块开铺子。

他说：“话说穿了，不就是咱俩嘛。”他们的父母最近在几个月里相继去世。

不久，这个铺子便成了当地音乐家的聚集地。一个名叫“乌合之众”的乐队把爱尔金请去唱歌，于是，保尔便掌管起他们的财政。不到两年，乐队的名字变成了“爱尔金与乌合之众”。不到四年，乐队变成了“爱尔金乐队”。爱尔金向超级歌星的宝座扶摇直上之日便从此开始了。

埃德纳从不抱怨。他们当年在一间房间里开始了婚后生活。爱尔金整天外出干活。后来，加入“乌合之众”乐队之后，他便整夜不归。埃德纳照看孩子，在铺子里帮忙。她烧呀，洗呀，量入为出，生活拮据。爱尔金和她认识时，她是个温柔秀气的姑娘。如今三十六岁了，她变得丰满富态，只是在丈夫的歌星生涯背后默默地尽着妻子的责任。

家庭对爱尔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对他那个十六岁的爱子伊万，他是要啥给啥，尽管有时也很使他恼火。这孩子瘦得皮包骨头，满脸粉刺，头发油腻，没有一点朝气。“你是爱尔金的儿子？”见到他的人都会这样怀疑地问他。他学习很差，同时也憎恶学校。爱尔金曾经跟他说好：这学期一结束，就不念了，然后有可能的话，跟他一块儿上路巡回演出去。伊万显出从未有过的积极性。爱尔金认定离开母亲对孩子会有好处。他妈在他身边总会无是生非，束缚他的手脚。把孩子都管坏了。

爱尔金童年时代从来没有受过这种罪。十三岁刚发育起来，他就同当地一个女阿飞发生了性关系。而伊万已经十六岁了，发育成熟，却好象还从未注意过异性，更不用说同姑娘干那种事了。

爱尔金心里早有安排，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。把他同母

亲扯开，再把一切都教给他。是呵，现在是该关心关心伊万了。去掉他身上的缺点，让他成熟起来，以后好继承父业。他已经拿定了主意。

去他妈的，保尔应该听他的，而不是听琳达的。他拿起电话筒：“喂，保尔，我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屁股挪到我这儿来一下？我这儿有些事比你在那儿胡搞重要多了，快来商量商量。”

“爱尔金，什么事呀？能搁一搁吗？”

“不能。我需要有人作伴。”

“那你等我几分钟。”

爱尔金打开了电视。

他裹着一件毛巾浴衣，倒了点烈性威士忌和一杯可乐——这东西虽然会让人发胖，但是他最爱喝的——他在床上躺下。

他按动着电视遥控电脑。智力竞赛。西部片。烹调节目。新闻采访。他选了这个节目。

“好，”主持人发话道。“在这群美女中我们下面该挑选谁来给观众们说两句呢？”

摄影机镜头转向一群拥簇在观众面前的姑娘，她们年仅十五，身穿游泳衣。主持人接着说：“费城小姐，亲爱的，您愿意走出队列吗？”

费城小姐是一位身材瘦长的姑娘，长长的腿，满脸雀斑。她胆怯紧张，神经过敏地笑着。

“来吧，蜜人儿，”主持人瞥了一眼观众。“我不会把你吃了的。您对今晚竞争‘美国小姐’称号有多大把握，能谈一谈吗？”

“我想获得。”她细声细气地说。

“假如您荣获此称号，打算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旅游，然后嘛，我想我要定居下来，做个贤妻良母。”

“妙极了。大家说说，是不是妙极了？”观众们应和地鼓起掌来。

“放狗屁！”爱尔金大叫起来。他正准备换个频道，这时洛杉矶小姐走到前台。她身穿黑色闪光的“三点式”，她的体型使爱尔金也一下子愣住了。高耸的前胸，修长的腿，紧收的腹部，纤细的腰肢。他把目光移到她的脸上，那脸并不令人失望。高雅明丽，一张甜津津的大嘴，金黄色的长长的秀发披落在肩上，宛如柔和的波浪。

“不坏呀！”爱尔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，他感到自己有些动心了。这可是个好兆头呵。

· 他要把她弄到手。他会让弟弟来安排的。

对爱尔金来说，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他可以得到任何一个自己想得到的女人。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。

“为啥你总是随叫随到？”琳达问道。

“因为，”保尔耐心地解释着。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兄弟关系这么近，而且仍然很抱团的缘故。”

“天哪！”琳达怏怏不乐地叫开了。“这话听起来好象你们是老夫老妻啰。”

“正是如此，”保尔赞同道。“代理人同他的歌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，有点象婚姻关系。爱尔金和我可算是结下了良缘。”

“上帝呀！你和你们的良缘，都是他妈的什么玩艺儿。这

下，我不仅要同你老婆斗了。爱尔金可是比任何女人需要的都多呀。”琳达·考丝摩爬下床。她是个三十刚出头的女人，很瘦，长着一对酷似影星伊丽莎白·泰勒的眼睛，一头笔直的黑发。她有一副羞花闭月的容颜。

“给我过来！”保尔命令。

“过去干啥？来个快的？你知道我并不欣赏快的。再说，我记得你曾说过他今天下午、天天下午他都很忙。现在才刚过四点。”

“我想他是玩腻了。你也了解爱尔金。”

“是的，我是了解他。他真让人讨厌，干啥非对他负那么多责？我真不知道你为啥非要和他缠在一块。你也挺有钱，你也不必再求爱尔金。”

“冷静点，琳达。”保尔跟着她下了床。“你应该理解。”

“哦，我当然很理解。我理解爱尔金，我理解你老婆，你孩子。什么时候能理解理解我呢？我们在一起单独聚过几次？”她把手吊在保尔的脖子上。“你知道我爱你，”她温柔地接着说。“可是，爱情也需要关心体贴呀。”

他吻着她，抚摸着她赤裸的肌肤。她说得对，他的确忽视了她。但他又能怎么办呢？他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。

“怎么样，这次一起去巡回演出好吗？”他不加思索地随口说了一句。

她半信半疑地看着他。“你知道我的心，我爱去，可是怎么个去法？”

“怎么去，正式途径。我准备委派你作随行摄影师。”

“你是说笑话吧！”

“我是正二八经的。只要不在爱尔金的事情上跟我没完没了，就行。”

“此话当真？”她搂住他，狠狠地、长长地吻着。“我们能在一起了，这是一场可怕挑战。遇到挑战，我就会眩晕。”

她又吻了吻他。他把她推开，高声笑道：“要是我知道在这件事上能得到这么好的反应，我早该快点让你得到一份工作的。我感到自己象个好莱坞制片商！”

她露出牙齿笑了。“等到了小铁床上咱们再聚吧！”然后，她又一本正经地加了一句：“我不会让你扫兴的，我敢发誓。”

“在小铁床上？”

“你真蠢，不就是在演出路上嘛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不会让我扫兴，你一来就没有让我扫兴过。”

他把她拉到床前。“为啥咱们不马上把小铁床落实在行动上？”

她软酥酥地笑了。“是啊，为什么不呢？没有什么能比跟保尔这样可爱的男人作爱更令我心醉神迷了……”

与往常一样，这次是他最有味儿的。琳达·考丝摩是他唯一真心真意与之作爱的女人。

一年前，他在纽约遇到了她。那天晚上正为爱尔兰金在“卡巴莱”餐馆（有歌舞表演的酒吧——译注）举行开场典礼。嘈杂、人群、狂饮、佳肴。她当时被一家杂志派来搞录像。保尔看到了她，迷恋了她，赶在爱尔兰金之前就下了手。他通常都让爱尔兰金过头一水，但那次却一反常态。

打那以后，他们便断断续续地搞在一起。他到英国去时，他们就“断”；在美国，他们就“续”。

云雨之后，他们穿起衣服，琳达开口问：“我能告诉别人吗？”

“告诉他们什么？”